



古今治平畧序

儒者之功。大于本身及物。及物之謂仁。厥所繇能仁之謂知。不曰知及之。乃曰守之以仁。未之或能。周公佐太平。興隆治。可謂仁民者哉。粵稽周禮。體國經野。辨方正位。品式咸備。鴻纖有則。庸能綏邇。被逖。覃潤澤于海隅。罔攸竟。唯周公博淵敦恂。濟齊。周謨多識。肇舉厥政。迄成。世世飲食厥福。皇以間之。故其詩曰。麟之趾。振振公

子。茲言周官仁天下也。春秋之禡。子產猶有博物君子之稱。孔子嘉之曰惠。爲後世循吏首。若乃不學無術。授政不達。暨竒邪僻跛之學。傲然奮厥小慧。以拂先王大經。君子譏焉。寧取漢之日飲三公府醇酒者。猶爲明定于識。故大學曰致知在格物。此爲知本。此爲知之至也。且儒者經世。匪攸有庸。卽攸有過。是故愛道敬身者。所學誠臧之孔夙矣。余恒懷古隆治。稽載籍所以

奏治理効者。深維其故。然能與不能。自有資材。抑古今之政博矣。察世空思。所以程。悚然違于大學知本是懼。日事簿書。效及物之澤。蓋鮮焉。時余之學之弗力之過。與余友朱子子強。力學著書。其言古今之政。所以程。甚博。讀之可以佐太平。興隆治。余履越下邑。三月而書適告成。正襟讀之。所謂本身及物者。伐柯之則弗遠也。主臣。颺言簡端。庸志余愧。且以告世之博物君子。

悅周公孔子之道。施于有政者。

地緯序

夫晝野分州。倣于黃帝。方敷下土。載自夏王。然且詳于北而略于南。寧必踈乎內以包乎外。是以越裳不登禹貢。郊子且列夷官。騶衍之譚。詎能括地。章亥之步。豈合蓋天。何也。虛以實名。性爲形域。目窮于我。耳窮于人。又惡足以觀厥大全。彙茲曠覽者乎。余未有知。幼從大人宦學。賜金半購甲經。持節曾隣西穴。周遊赤縣。請教黃

髮趨廷而問格致。謀野以在土風。時天子少  
懷方柔遠。欽若治時。象胥之館。九譯還重。疇人  
之官。四夷其守。畸人來于西極。外紀輯于蒼英。  
異哉所聞。考之不謬。甲子之歲。歸自南都。玄冬  
多暇。閉關竹里。手展方言。而三摭心悟。圓則之  
九重。地正象天。王者無外。遠彼梯楫。盡人聖  
代。版圖紀厥風謠。咸暨明時。聲教斯固。張騫  
之所未徧。而師古之所弗圖者也。夫寡見好遐  
玄亭所嘆。小知拘墟。漆園所鄙。儒者之學。格物  
致知。六合之內。奚可存而弗論也。于是仰稽赤  
道二極之纏度。遐考黃墟四懸之廣長。稽之典  
冊。叅以傳聞。夫渾四維而幹五緯。天道弘也。振  
河海而載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紀而合流貫。人  
靈茂也。故欲明天經。必綸地緯。風雲雷雨。皆從  
地出。山河江海。統屬天嘘。爲物不二。生物不測。  
又別有可得而言者矣。爾其方國旣分。人治自

別好每殊于風雨。質咸鑄于陰陽。至夫長駕遠馭。擴荒服以廣羈。有無化居。通昔賢之官海。學者脩業。抽密緯以研思。名臣佐時。守古經而能濟。豈與竺乾恒河之譚。靈寶諸天之說。同其謬悠者哉。余以此書弱冠少作。久塵笥中。甲戌上公車。臥子陳君。一見謬加青黃。戊寅之夏。仲馭錢君。復爲慇懃。輒以授梓。用備采芻。

### 旦颺草序

擊壤之謠曰。日出而作。國風之始也。卿雲之謠曰。旦復旦兮。雅頌之始也。在周則周公誥天保。召公矢卷阿。音中黃鐘之宮。氣熊熊然。若羲馭之拂于扶桑。于象爲明出地上。晉康侯錫蕃。晝日三接。君君臣臣。甚盛軌哉。漢唐以來。作者代興。一代之有。一代之旦暮。大抵中晚不及初盛。運會密移。疇覺之乎。大人論詩。恒主宮音。其管候

于冬至子之半。歲氣之旦。是爲初聲。余小子夙  
受訓。恭逢

天子建洪烈。勤宵衣。日與三公九卿。祖識地德。  
糾虔天刑。四鄰當鼓吹。休明。臣丁丑春上公車。  
親承

上恩。昧爽臚句。日射黃榜。數從朝會。宮殿旭浮。  
拜命懋宣。曙戒朝考。颺言不多。皆沐浴旦旦之  
光華者。穆若清風發而羣動出。則聲音之生于  
所感焉。夫人一日之計。在于寅。平旦而氣生。日  
中而氣降。鷄鳴至平旦。天之陰。陰中之陽也。平  
旦至日中。天之陽。陽中之陰也。始于東北。發散  
清光。夜虛守靜。人物則皇。故天有十日。平旦爲  
卿。鷄鳴爲士。有志者坐以待旦。豈不欲以朝氣  
之銳。鼓舞斯出作之民。共存其君子哉。擊壤之  
詩。若與慶雲響答矣。仲尼曰。言以足志。文以足  
言。不言誰知其志。春秋諸大夫聘享。以微言相

感。酌酬之次。稱詩論志。且以別善否。觀盛衰。太史陳詩。考中聲。禱陰陽。同民心。出治道。總之不離于旦氣者。爲是。余雅不欲襲月露之調。導欲增悲。且實逢明作興事之朝。敢辭鼓吹。于是稽首颺言。述周公之謠。天保曰。如日之升。已述召公之歌。卷阿曰。于彼朝陽。庸仰咨于聖天子時幾喜起之大盛。

### 春茹草序

君之有吏。天之有四時也。時有和有德。有平有威。必先和然後發德。紹以平威。庸成歲功。聖人則之。尚論者謂三皇之世如春。周公輔成王。先知稼穡之艱難。其戒臣工者曰。王釐爾成。來咨來茹。嗟嗟保介。維暮之春。今

天子憲天出治。釐成臣工。庶民熙熙。如登春臺。然四方或未戾厥心。迪屢未同。凡在臣工。夙夜



惟寅。小臣受命來茲邑。若涉春冰。粵稽初縣。雖秦置。然周禮。縣正趨稼事。掌其賞罰。卽長令之職。豈多異哉。簡苗求莠者。賞不踰。鹵莽滅裂者。罰罔赦。則寬猛之濟也。爲民興利。若春氣之生。草木。則康年之祈也。然長令于民親而分夷。凡事必奉行。部使者指。故茹之于上也。必審。宅爾宅。田爾田。有幹有年。其茹之于下也。必審。孟子曰。有布縷之征。有粟米之征。有力役之征。曰有此而又有此者。多之之詞也。卽用其一。緩其二。君子猶惻焉。今廟堂屢欲寬徭賦。而軍興孔急。臣民凜凜救過。書云。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咨。若又網密如秋荼。民其曷靖。卽茹之審而又審。祇祇威威。厥于胥和。恒胥保惠。猶歎。矧敢曰不茹。余惕若詩人之訓。凡所親聞。市田野。老者幼者。士者耕者。工者旅者。煢弱者。就而茹之。一一而聽之。上以茹之于

部使。及謁部使。則奉教陳忠。敬受命于所度量。權衡而酌輕重。齊緩急。下以茹之于我民。為詳議。為告示。朝有考。夕有糾。四時罔敢渝。而大旨惟規之于春。孟春之月。天氣下降。地氣上騰。仲春之月。動及昆虫。舉趾攸同。維暮之春。勾萌畢達。土膏油油。發陳養生。至暮春而其道光矣。余敢不沐浴于臣工之什哉。客有復于余者曰。天不能旦旦而春。聖人不能有仁而無義。形有分聲有屬。若溫也則不能涼。宮也則不能商。子之以春名篇也。若之何。余應之曰。子不見陽常居實。陰常居虛乎。且春非每人而悅之也。時而順厥長。贏彰顯蕃茂。出繫斷刑。是謂夏之春。繼此流火授衣。治兵選士。趣民收斂。是謂秋之春。同雲兩雪。既優既渥。亟其乘屋。是謂冬之春。舉一春而四時之氣已備。周公之誥保介者。誥衆人也。管子言教。標然若秋雲之遠。動人心之悲。而

其自歎曰。吾不能以春風風人。夏雨雨人。時爲之乎。其所學爲之乎。余不敏。敢正言之曰。姑舍是。乃所願。則學臣工之詩也。

### 棠聽草序

古者公卿聽訟槐棘之間。乃召南之風。則曰蔽芾甘棠。勿剪勿拜。召伯所憇。序以爲召伯巡行南國。聽訟於甘棠之下。豈非親民之極盛。不欲致民於官府乎。若後世勾攝急督。假權獄吏。久立案前。曾不爲決。甚至滾文刀筆。激鬪長爭。扑擊責請。贖刑重比。械繫經年。所錄與甘棠之風不侔矣。卷阿之詩曰。媚於庶人。召誥曰。其不能

誠於小民。用顧畏於民。至康王之世。召公天  
壽平格。率西方諸公入應門。而惓惓於克恤西  
土。幾致刑措。皆甘棠之志也。若召虎江漢之什。  
亦曰矢其文德。洽此四國。尚德不尚刑。可不謂  
光乃家烈者乎。我

太祖撫萬邦。綏兆民。諭侍臣曰。刑罰禁民。使  
之遠罪。非以陷民。論事原情。不可濫入人罪。若  
竭澤而虞。害及鯢鮪。焚林而田。禍及麋鷃。巧密  
之法。百姓其能免乎。惟茲 聖謨。爲萬世式。有  
邦有土。慎爾祥刑。

列聖累德。乃用幾致刑措。如成周家大人起家  
令。浙江長興。平易近民。民自不能欺。雖號稱發  
奸。摘伏如神。然嘗曰。覺人詐而不言。有餘味。又  
曰。斷訟必使勝者可以自居。負者可以不恨。然  
後訟不終凶。剔歷臬闔中。督操江。正留都司寇  
席。爲政之意。類如此。菱棠草所以作也。余小子

又蒙 恩。俾宰浙江之義烏。其與長興僅衣帶  
隔。大人命之曰。念之哉。汝無侮老成人。無弱孤  
有幼。往盡乃心。顧乃德。遠乃猷。罔縱釋有罪。罔  
以武健嚴酷爲愉快。汝維視已成事。余小子曰。  
敬受令。及之邑。夙夜匪敢。懈躬行八鄉。靡不遍。  
問民之疾苦。察其情僞。喟然嘆息。邑猶有古之  
遺風也。余少頗喜吏事。習知府史胥徒奸邪。初  
下車時。設防周至。及久察之。此間小人之知。尚  
未能精。而訟踰月不滿五十紙。以月當大縣之  
日。大抵錐刀之爭。睚眦必反。甚則攘臂關弓。或  
耻負好勝。巧者挑之。事經數歲。閱數讞不休。余  
一以家大人之教治之。民以不煩。其爰書皆對  
兩造口授者。不文。俾易曉也。不淡。俾易了也。記  
不云乎。凡聽五刑之訟。必原父子之親。立君臣  
之義。以權之。意論輕重之序。慎測淺深之量。以  
別之。悉其聰明。致其忠愛。以盡之。余聰明不逮

古人而忠愛不敢不盡。或無負  
主上任使之恩。以不悖於大人明訓哉。雖然。爰  
書一定。民已陷於文。余不敢以得情爲喜。亦豈  
敢以釋紛爲喜。錄其畧。庸訟予過。不辭美名。命  
曰棠聽者。以浙爲家。大人舊茆地。而余之情聽  
五聲。師聽五辭。不敢自剪厥棠耳。敢曰。余小子  
召公是似乎。

時務弋小引

余性魯鈍。讀書少所窺測。伏首攻制舉義。暇則  
間理韻語及酬應之文。其于經世大畧。每思論  
議。未及廣稽博討。深知其意。固難以率爾授簡  
也。辛未壬申間。督學雲怡蔡師。較執之餘。數  
進諸生前茅者。誦時務。余亦在誦中。因脫藁數  
篇。會乙亥歲儉。里中以遏糴兆爭。適如余所先  
慮。于是當事頗采余嘗評議行之。民以寧止。因

思狂夫之言。時亦弋獲。古人匪欺我也。然余安可謂獲者哉。謂之學弋焉。其庶幾爾。因授簡以就正大賢。主臣。

賀澹餘星輶詠序

古者天子欲周知風俗。則有輜軒之使。采風陳謠。故十五國風。多思婦遊人。田夫紅女之作。夫人而能爲詩也。非夫人而能爲詩也。其雜然入於采之者之耳。而井然出於采之者之口。則亦以爲思婦遊人。田夫紅女之作可耳。何以明其然也。小雅以鹿鳴以下五詩。宴其臣。臣以天保答其君。而皇華四牡。爲使臣之言者。居其二。夫

惟君能代使臣而畢之言。則使臣能代閭里閭  
閻之人。而畢其言。易口而達。懽忻交通。泰蘇在  
成周。寓宙有錄也。余友朱子蔚園。以宿學言詩。  
官大行。而余友賀子澹餘。爲其同舍郎。二人者  
相與友善。慨然有意於古韜軒之職也。賀子道  
黃金之臺。過下帷之里。經祠石之山。南浮洞庭。  
吊湘君。梁巫峽。關劍門。海內竒倣之區。賀子足  
履目收。呼山英川靈。助筆風墨濤之驅邁。而賀  
子又兢兢守官。曰。我其詎謀度詢。必咨於周。故  
所得於人民謠俗。可慰可感。可淡長思者。一皆  
發之於詩。乃蔚園氏則曰。詩之道隱而章。比興  
之義長於賦。賀子唯唯。於是遠托邇寄。盡斂其  
感慨憂患之詞。而紀行咏物。敘讌卽事。言取乎  
此。意動乎彼。聞之者足以悠然而有動於中。則  
志趣立焉。經術生焉。賀子可以當皇華駟牡之  
所勞矣。顏曰。星軹詠志職也。亦若古良臣天保



答君之義云爾。

歐陽子玉詩序

文章者。蓋情性之風籟。神明之律呂。書易之中。每多韻語。亦自然之符云。詩於風籟爲尤近。陽者。按律。陰者。合呂。斯足以蘇同天人。節宣氣序。然而一本於情性神明。爲吹橐之籥焉。魏武諸。詩。四言稱傑。五字之韻。陶令陟巔。詩行則唐李白李賀。雖天人之分迥殊。乃其取致高峭。咸能於人無所依傍。近體則律必玄宗朝而上。於格。

爲合。絕句卽肅代以下。往往輒有名篇。事岐旨同。取其宣情達性。通神著明。固可紹古經之緒。而橫行高步於風雅之壇也。吾同年友歐陽子玉氏。性受道之冲妙。情表德之曠夷。六菀備研。八索必賅。振翰摛藻。質副其文。是以精義薄乎雲天。英詞潤乎金石。洞庭麗曲。水助增波。嶰谷清音。鳳斯協月。雉壇推以彌高。雞林爲之價重也。錄前所稱。先民有作。凡於古近體爲祭酒者。子玉與之竝驅中原。或當交綏而三肅。誠哉各勝之兵。未可以相北者矣。子玉識包上仁。該兼高行。旣含默其遠耀。式清冷於德音。標臬英流。維桑孚望。迨其釋褐而筮仕海陽也。未期月而百務畢興。四民咸豫。循聲久蜚乎上路。余北行寄徑。備聽嘉謠。羔純緇衣。古人實獲。時余方驅馬遶邁。子玉夜張焉。出帙相質。訶管噉嚙。與漏聲雨聲。相爲律呂。而余歇手一帙讀之。不忍釋。

被酒書帙端。聊以徵子玉神明之政。根抵性情者。深。非徒以文字緣飾吏事也。

高彙旃制義序

凡人之才與氣與文。皆繇情而生者也。才以博用。氣以立體。體立則品著。用博則功明。而其鋒穎恒露於文詞詩賦之間。故不越尺幅。而人之生平定焉。則情之見榮也。善言情者。莫如詩。君臣之際。或曰彼交匪紆。或曰舍命不渝。朋友之際。或低徊於薰葭白露。或纏綿於伐木嚶鳴。何情之深與。是以有古處也。神廟時梁溪高忠

憲公與顧端文公講明性命之學。家大人雅敬友之。天啓之季。忠憲公首射隼墉。竟以身殉。可不謂舍命不渝哉。而公之猶子彙旃氏。以文特聞。單子質生。則曰。彙旃匪特文。余雅知其人長者。與人多春氣。至於撫事感時。賞罰古今。又未嘗不義形風色也。丁丑之役。所謂伊人。傾蓋於公車間。歡然握手。信單子之言非謬。已而上臨制策士。臚句傳。則彙旃姓名首二甲。先是

輦下傳彙旃一甲矣。無喜色。及首二甲。無愠色。或曰。得失不驚哉。彙旃曰。策名思忠。拜獻成信。而以名次之先後爲得失。吾懼交之紆也。彙旃言行如是。故其爲文。以揮斥八極之才。而澤以穌吉之氣。煦如藹如。若旭日之麗蒼天。而惠風披拂也。或曰。忠憲公多秋氣。彙旃多春氣。其故何。嗟乎。是所以善率舊德也。黃帝書言春養發陳。秋養容平。夫子定春秋。隕霜不殺草書。于隕

霜殺菽亦書。時當其秋。猶不耑耑尚婁急。况陽  
德方亨之時。而士君子不以惠風旭日。隨斗杓  
布濩元氣乎。彙旃今佐理春卿。佇司喉舌。衆賢  
稊于朝。萬物稊于埜。神之聽之。終稊且平。斯伐  
木之詩之情矣。夫梁溪山水明秀。甲于大江之  
南。五湖之間。而彙旃尊公。先生啟惠宣肅。則  
友其兄。彙旃鍾純毓粹。良非偶然。是宜其情深  
而文明。體立而用博也。

吳坦公全稿序

古之士者。道德有于身。功名其餘。卽功名焉者。  
亦綦揣摩。精計數。奮執自致。通達利溥。足以惠  
當世。傳無窮。或厄謬不得。始退而著書以文顯。  
若水激似綺。水颺似鏤。豈有逐時好弋稱譽而  
爲文者哉。今世以文爲進取梯。學一先生言。轉  
相彷彿。卽揣摩計數。不出音律格調。何問當世  
之務。古處之道哉。其於言也。猶縈纓淺箴。飾車

騎近利市耳。市之而克致遠也。與弗克則於其質之本事末事取之。飾弗功罪焉。然英槩雄特。深思好學之士。裒然自遠。原本六經。愛人若身。察世變。規所救。明敏篤忠。正直是與。是以出之爲言。綸於琴瑟笙簧也。先資拜獻。券以誠信。及時之功。高出乎著書傳後數等矣。豈與逐時好弋聲譽。而爲文者侔哉。雲間吳子永生。聲譽久奕奕諸公間。而夏子葵仲。陳子臥子。數謂余曰。吳子之有聲也。蓋不弋獲。今年人霖。謬竿敷奏。而雲間諸君子。同時咸揚於廷。吳子又同出師門。燕笑語兮。終綸且平。蓋鑣鑣然志意相驟。服輪輔也。嗟乎。吳子之文。綸於琴瑟笙簧矣。人疇不諧。請循厥所以文。以余所觀吳子。溫潤密潔。一言一動。皆不欲作無益。居恒矇然若靜以思。及夫撫時感會。趣善圖義。若使飛衛紀昌。握夏服而發於百步之外也。吳子徒文乎哉。及時之

功。將於時豐。顯德乃躬。長此大道。勒名景鍾。嘉  
惠無窮。吳子徒文乎哉。

坦公稿引

代

天下之事。蹠于實者之有功。未若凌于虛者之  
有功之大也。八百里駿。馳九百里。則委頓。千里  
之駿。二日行三千里。必願息。當其願息。猶百里  
之凡馬也。蛟龍驟乎雲氣之間。瞬發龍角。息弭  
虎脊。其迅豈可以意象喻哉。雲間吳坦公之爲  
文也。賦才浩衍。吐詞清令。廣陳天人微妙。備極  
世務名術。卓然成一家言。胸笥旁羅。不可不謂

實然使他人有坦公之學之實。必若海中大魚。吞數甕焉。便已噎刺。賈胡得而制之。吐絲之蚕。不能吐金。吐金之鳥。不能吐絲。而坦公不然。異書爲穀饌。異事爲醴齊。饗以魚麗。繹以鳧鷖。而入坦公腹中。若神僧食鴿毛鷓不損一二。故其吐之爲文也。百帙以上。帙無複意。四字以近。字有剩思。試舉而讀之。班剝麗竒而規者。周宣王之獵碣也。辨析博綜而麗者。漢白虎諸儒之通

德論也。清逸標舉而淒入肝脾者。衛洗馬之談江文通之賦。阮步兵之學嘯於蘇門子也。他人所必不能獨至。坦公獸至之。他人能獸至。必不能兼至。坦公又以能獸至者兼至之。而又未嘗有兼至之迹。併未嘗有無其兼之之迹之意。其於文字。可爲幾幾乎神化者矣。夫地氣不極盛。滿不能出雲。雲氣不極盛。滿不能載尺木以上。升天下之至虛。卽天下之至實者也。虛實之間。



世當有悟之意象外者。乃坦公則早十年已悟之也。

劉汝錫制義序

天官魁枕參脊。斗魁載筐六星。文昌其分野屬晉。而河汾之間。山嶺雄峭。志稱有洪水所不能懷襄者。地處積高。神明所區宅。宐其人。文之俊卓彪炳也。國朝名碩輩見載在典冊。余生江南。足跡亦北及燕趙齊魯宋衛之郊矣。獨尚未入太行以西。今年上春。官闈中受知于晉中王師。則古所謂斗南一人。關西夫子者也。而汾陽

劉子汝錫實同出師門。一見如故。抵掌論古今事。商確濟世之畧。一誓以忠孝廉節爲本。而于世法則夷然不以介意。嗟乎。當今世而誓志據經守古。達者未或不笑之矣。劉子與余相去數千里。閉門造車。出門合轍。豈不亦天實定之。爲斷金如蘭友耶。其同出師門也。信氣類之自相赴也。劉子魁梧竒偉。潛志六經。望而儀爲大受之器。顧謙乎不自滿假。謂十年前曾於文字中

許可余。且盡出篋中秘屬余序焉。余諳淺何足識劉子之文。雖然。山之峩峩。夫人而瞻之矣。星之章章。夫人而仰之矣。白彪之所生。萬戶之所棲。虎背之精氣所迎薄。天之成劉子非偶。劉子勉乎哉。爲我問西河之上。尚有學子夏氏之儒而廣之者乎。問田子方之廬。有不過而式焉者乎。鄙有道文潞公之宅。有不低徊而敬拜焉者乎。明天子在上。劉子當可以有爲之時。其取

必。有。兼。修。而。審。用。之。者。余。附。同。席。之。末。與。有  
榮。施。焉。

吳源長制義序

熊子與吳子源長同出師門。肇行士相見禮。長  
少畢集。源長後至。飄飄然若從海中三神山來。  
雍容甚閒。吐氣發音。蘭蕙襲人。熊子曰。文哉。令  
我精意集而游氣除。已見源長闡牘。及牕義。舉  
然油然。踈以達。若春風轉晡。按之肅然。若皜之  
靜。循委尋變。持義堅剛。思爲勁箭。腕爲烏號。其  
于洞微及遠。若樹之也。熊子曰。才哉。空明揚。空

舒言斷論。已數從源長往還。請事三益之言。源長立說。恒依寬恕。於法律尤所重。曰。與其入不經。寧失出。吾師乎。與人言。心出肌表。於周急振乏。有味乎言之也。仁哉。熊子愈益敬愛源長。一日源長衫締而揚其袂。熊子作而曰。噫。孝哉。君子人也。子殆割子肱。子殆療子親與。源長愀然悲曰。子何以知吾之必割肱而親也。療者。熊子曰。如子之文而才而仁。必不有俠遊怨毒之事矣。斯創也。規端而色明。其非親之瘳而誰爲。源長哽咽泣數行下。徐曰。知我者熊子也。吾祖南嶠公故吳門諸生。授經浦口。貧不能歸。生吾父貧不能讀也。年十四。棄觚學賈。吾母佐以紡績。家稍裕。輒盡散以粥餓者。衣寒者。婚親屬之鰥者。出枉而訟繫者。遂廢箸。吾母嚙子之鬘。斯年望五。裘抱病沉頓。吾號天而欲以身代也。拜禱而藥之。肱焉。藥進病起。又三年竟不起。痛哉。吾

遂無以起吾親也。痛哉。夫人子以親所遺之肌膚。卽藥親而起之。何足爲孝。且吾父見吾舉孝廉七年。教忠如一日。迨吾幸策名。而父不吾見也。痛哉。吾遂無以報吾親也。熊子曰。孝哉。子之言至矣。子之報親亦至矣。夫人子但能以親所遺者。效之親。可不謂孝也與哉。子也實才。子之親所遺福澤也。子也實文。子之親所遺子氣血也。子也實仁。實子之親遺子以性情也。子今以才顯。揚名汗青。袞綸將膺。可不謂以福澤效之親乎。子善氣迎人。鞠躬履方。禮樂旣文。原慶自親。是子以氣脈效之親也。觀子言行。非徒欲仕者。蓋將仰承隱德。盡職究宣。解苛甦窮。儀則於四方。是子之以性情效之君。效之民者。咸以效之親也。報親孰大於是。肌膚之效。效之不可再者也。性情之效。效將無窮。吾子可謂克廣厥孝也已。斷竹之誥。風雅之祖。禁觴之澤。孝道之終。

今

天子孝治天下。仁施九垓。師門有曾閔。而乘得  
輿之時。余將爲斯世斯道慶。不徒以才服子。長  
源起曰。主臣。某其敢忘嘉訓。遂書之以弁聰義  
之刻。

董承初全稿序

余與承初同出 太原夫子之門。已同觀政司  
馬門。蓋自釋褐以來。朝夕相與合堂同席而坐。  
承初魁梧竒偉。聲若洪鐘。自先達及同輩。皆欽  
其風裁。而顧恒抑抑然不欲以才智先人。周旋  
蹈璧。折旋履圭。揖讓進退雍容。守叔孫氏綿裘  
惟謹。言不及之卽不言。言及之卽言。其言直而  
裁于理。不飶不飾。不亢不隨。炎炎井井。殷殷如

也。蓋自先達以及同輩。又無不敬服承初之器度者。一日承初出其文示余曰。吾與子合堂共席而坐。匪朝伊夕矣。必子也知我者。曷爲我弃之。余曰。主臣。夫吾之受教於子也久。敢謂不知子。雖然。文則非吾所敢言也。自經義取士以來。才智之士。竭心力以索之。乃至才與才均。智與智埒。若紀昌飛衛。矢鋒相觸於中央。而或稍揚之。揚之而赴於的也。的必稍遠。或稍抑之。抑之而赴於的也。的必稍近。此其合於稍遠稍近之的。可謂巧矣。然而未可謂式於的者也。式於的者。必求之矢鋒相觸之地。其道蓋難言矣。難言而易言之。有不笑以爲不講於射術者哉。承初曰。吾與子之射術一也。請竟子言。余曰。主臣。子之文貫串經史。旁挹百家。是弓矢之庀材。惟良而健服之飾。無所苟也。子之文神質相扶。骨脈堅屬。是力能挽強用長也。子之文標識必探厥

始。敷義必究厥終。是持弓矢省括審固也。夫射之精微。不可言傳。而錄是數端者。伏習之。則神明出焉。紀昌飛衛之所以矢相接也。抑吾聞之。古者射以觀德。期諸正鵠。今吾與子幸不詭於文鵠矣。吾請進而觀子。夫文之於人。表也。風裁器度。猶之表也。錄子之學力識議。知子不詭于爲文已。錄子之風裁器度。且知子之不詭于爲人。嗟乎。吾子表不隱裏。而衆人徒以表觀子。豈得子之精微者哉。蓋熊子嘗復于太原夫子曰。董子承初。沉毅寡言。然與知己對談。稱引古忠誠節勇事。未嘗不慷慨激烈。疾末俗之纖趨苟營也。未嘗不怒發上指冠。霖聞董子之鄉。有忠肅文成者。忠誠節勇。奕然爲本朝柱石臣。董子蓋審于人鵠哉。



胡異度聯捷稿序

今士人以棘闈爲文戰之場。而以八比爲弧矢。矛戟。竭天下之才智。皆爭勝焉。而非其求之之。恣之至。則不足以常勝。夫發筴揣摩。先于運籌。握機蒐苗。講武。先于陷陳。攻堅。苟夫先計不審。而欲乘人之可勝。以幸其捷。庸可得乎。丙子秋。余從鄉墨讀胡子異度卷。灑然異之。簡練精嚴。如漢驃騎之師。不可與爭鋒。作而嘆曰。以此轉。

戰。誰能禦之。丁丑獲與同登。迺得盡發其篋中之藏。大抵其爲文根本經傳。旁羅子史。而不欲咕咕牽引古義也。深思以知其意。叅擬以盡其神。故其出之也。多多而能簡。綿綿而能練。精嚴而無懈。可擊異度之一鼓而賀戰勝。有以哉。夫裹糧坐甲。固敵是求。若危事而易言之。驅烏合之衆。恃連雞之執。我能往。敵亦能來。雖多亦奚以爲乎。迺尚論者每致惜李廣數奇。而口實於去病之天幸。夫廣雖飛將。然但取士卒樂佚。用命。至部伍刁斗。猶遜程將軍。若去病以匈奴未滅。無心治策。其志氣之銳。千載猶可想見。即史不載其行師之姿。然不曰驃騎所將亦常選乎。夫選固難言之矣。節制不甚詳。不得簡。技擊不甚習。不得練。軍實不討不精。紀律不飭不嚴。車攻之選。徒囂囂。其將蓋方叔召虎也。去病之所將。常選。實三代兵法。是宜其封狼居胥。爛焉爲

漢家勲哉。今異度識敏骨堅。志氣雄邁。其才蓋兼所謂登高能賦。軍旅能誓者。不馱以文字見長。余將以方叔召虎之業望異度。亦不馱于文場賀戰勝也。

羅翼辰制義序

余友翼辰曩刻矯翰齋制義。余序而行之海內。海內受而讀者。咸曰文哉。惟翼辰蘊厥學。克敷厥華。知言哉。惟熊子匪諛。又五年。爲崇禎丙子。而翼辰裒然舉孝廉。是時國家方急采薇之治。談者或謂經生學一先生言。不能勝任愉快。主上發德音。下明詔。令公卿大夫。究宣德意。旁求俊賢。招選茂異。資格無所拘。甄擢無所吝。於

是內自郎官。外自太守以上。咸得舉所知。合內  
外計所舉。當七百餘人。可不謂廣厲者哉。海內  
之士。占一長者。翹翹然爭思奮拔取功名。而經  
生羔續之業。亦半奪于牛鼎之思矣。翼辰弘覽  
博物。既藝既達。綜練多方。才名籍甚。久在諸公  
推轂中。顧治經義。攻苦益甚。且曰。取禾三百。穡  
人惟力。韋冠趨招。虞人惟職。匪力匪職。匪我師  
則。臨試之久。余見翼辰。翎心咽清。溫粟乃容。充  
若玉榮。余心知翼辰必售。已榜發。而翼辰果獲  
遊於嘉錫李先生。殼中先生。文垣秉斗。夙擅鑒  
裁。癸酉浙闈。拔吾友查伊璜。乙亥選闈。拔吾家  
見可。今茲復拔翼辰。皆名下士。且才識皆可弘  
濟艱難。勝任愉快者。而他所推薦吾友萬茂先  
陳士業萬次謙。復皆從文字聲氣中得之。嗟乎。  
疇謂經生先資言。拜獻成信。不能與向者牛鼎  
爭功名哉。余居恒謂國家辨賢而官。當先辨取

賢之賢。驪黃不相也。神者通之。鍼芥不脛也。精者呼之。用人之人。審則科目薦舉。皆可得俊賢。茂異之士。而庸之矣。翼辰之售也。海內皆爲李先生慶。曰。知人哉。椒桂連名士起。惟李先生有之。熊子曰。請颺言。詩不云乎。惟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翼辰蘊學專華。浚浚茂茂。夏服勁箭。十扎猶穿。區冶犀劍。千里馳影。瞬息間翼辰登禮官之甲科矣。以翼辰質有其文。才名籍甚。左室

右有。勝任愉快。科目樹人之獲。慶貽

宗社駿鴻哉。余且持翼辰羔續之業。責右契。

壽先翁宋道臺序

代

昔周公輔相。伯禽乃侯。尚父膺封。呂伋繼伯。克  
昌厥後。保彼東方。瞻岱表海。厥勳懋哉。萊陽介  
於海岱。代鍾名碩。若我 先翁宋公。家庭間。尤  
得全全昌。俾休旦望者矣。公別歷中外。豐功偉  
烈。所在歌舞。邇治兵。婁東。吏舒民懷。敷奏其庸。  
朝議推高。晉拜 簡命。來旬來宣于我浙。婁之  
人曰。天惠我公。若之何以我公遠乎。我浙則望

曰。公來何暮。曷惠我師。蓋溯錢塘而東。金衢巖  
三郡。實踞上游。有建瓴屋危之勢。山羸川縮。磽  
陘之不可耕者。十而當三。蟹螺之鮮粉獲者。亦  
十而當三。其民急悍而強。慄勇好動。公威風。皆  
路。周爰咨度。不競不綵。勉大夫士於仁義忠孝。  
錫厥師民。宵旦罔暇。進三郡太守。告之曰。與我  
共撫此民。俾無嘆息愁恨之聲者。其惟良二千  
石哉。進三郡之郡丞別駕司理。告之曰。疇克詰  
戎兵。疇峙乃糗糧。疇持平惟明。論材惟辨。惟三  
事克就。厥緒哉。進十九邑之長令。而告之曰。繭  
絲亟矣。保障哉。維幾維式。維時敏。無封靡於乃  
邑。會郡邑諸大夫。皆一時人望。咸喻公志。稟成  
畫。而究宣之。厚儲敬農。通商惠工。高城深隍。簡  
罷除戎。育進人材。敦俗茂風。百務畢舉。庶績咸  
雍。浹月有百年之仁。一道爲全浙之庇。詩不云  
乎。芄芑黍苗。陰雨膏之。公甫下車。而膏雨隨焉。

自非其淵詣卓越。識練才宏。名實夙孚於上下。詭能懋績。釐務若斯之神哉。公羊子曰。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惟泰山能。公行以膏澤吾浙者。用作霖于四海。維嶽降神。作翰禎國。夫豈偶乎。林鍾之月。公覽揆初度。郡邑大夫躋堂稱觥。禮也。承筐加書。徵祝嘏之辭于某。某也愧不文。然庇公編部。且屬在草木之味。民之秉彝。好是懿德。該無所辭。乃拜手肅而

颺曰。壽者天也。壽之所然者人也。洪範五福。原本三德。今祝公純嘏。請以人徵天。古者諸侯之國。天子皆置之監。文教揆。武烈奮。經緯之司備焉。周公分陝。太公營丘。毗輔奕世。爛焉爲周家勲。公以海岱世家。自少司文章之杓斗。早成進士。筮仕岩封。廻翔郎署。歷晉楚燕趙。所在咸以威德著聲。天福我民。公乃大敷惠于我浙。保釐茲邦。民之攸暨。旦晚升華卿月。秉鉞握衡。



出將入相。而哲嗣九青諫議君。文章吏治。久彪炳諸公間。嘉謨嘉猷。領袖正人。庶幾古社稷臣。稟公義方。爲國柱石。此何論韋平玄成。卽成周世臣。若齊侯伋之繼望。魯侯伯禽之繼旦。同朝濟德。中外翼爲。又豈得專美海岱間哉。俾爾熾而昌。俾爾壽而臧。福德荅桴。固公之精神所綿亘也。他若海岱間所傳列仙居海中三神山。啗棗若瓜。增籌于屋。畸于人矣。未乎于天。又曷足當吾浙輿人之誦乎。乃采誦祝筵曰。維嶽生申。三壽作朋。不顯亦世。維明之禎。藉手郡邑大夫。奏三爵。

賀瞿宣翁三府奏最序

代

太史氏曰。夫以吏發文術。不甚難哉。緣法者近刻。計事者遠道。兵農名法家言。儒者鮮儷。故兩漢吏治。獨推蜀守文翁。蜀人何君公。以經術稱。其佐郡者。卽有赫赫名。多負氣凌上。莽莽自遂。未覩所謂鞠躬君子。而能勝其任愉快者也。今聖天子嚮經術士甚厚。不惜崇階雄柄。風勵庶職。彷彿漢神雀五鳳時。士之以經術輔治者不

鮮。顧嚶嚶慕古。行未能咫而已。上最。上最則大司農操計簿繩其後。幸而最。毋論所錄最也。有志之士。何以曷稱塞哉。今西蜀瞿使君。通守吾婺三年。余方待詔承明之廬。不遑從父老子弟後。奉一觴爲使君賀。會郡邑諸大夫間使客訊予。謀所以善頌者。予諾謂客曰。請臚乃績。客曰。典之咨牧。教在寬明克允。謨之書勳。戒休董威。民協於中。維我公柔而立。直而溫。擾而毅。亮采有邦。曷弗克庸。余曰。衷哉。于是進曰。記有之。豈以強教。弟以說安。又曰。爲政莫善於愛。治愛莫善於禮。治禮莫善於敬。噫。嘻。敬之哉。公之所以成。豈弟也。予曰。祇哉。於是又進曰。予嘗受春秋其說在僑盼之治也。至董江都則推其意以言徵應。公之善爲鈞鉅。若鬼神異物。陰來相之。蓋天人參矣。予曰。格哉。客復有進曰。言治莫深於易。今夫訟險而健。惕中則吉。臨說而順。知臨乃

空謙卑不踰。稱物平施。公謹守三尺。不亦惕乎。單辭得情。不亦知乎。折節引分。不亦謙乎。予曰。美而匪調。大而匪夸。展矣客之稱也。蓋使君維桑在蜀。蜀之聲甲天下。自司馬長卿王子淵嚴君平揚子雲始。其雅辭可耳。至君公始以吏事稱。史云。其所居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號爲經術通明士。然君公少嘗爲王刺史習歌中輪樂賦詩。以顯於朝。今其流風歌謠猶存。請爲使君陳詩。于是賦羔裘之中章曰。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再賦鳴鳩之首章曰。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客聞之。遷延起立曰。嗟乎。是使君之蹟也。諸大夫之則也。文事吏事。莫篤於茲。有之似之。以佐一郡。豈足難哉。請次其語以賀。使天下聞之。知諸大夫之與使君。皆能賢有文。稱其儒者之誼。庸相與有成也。

壽汪用晦六表序

春二月余時躬行鄉里。敷揚

高帝六諭。升歌讀咨。肅肅穆穆。躡躡如也。歸自  
縉雲之鄉。友人歛汪子仲秀來。爲余言厥鄉重  
講約。大類於婺。厥俗亦蒸蒸敬老慈幼時雍。蓋  
仲秀居暑中。所言咸忠孝時依云。六月徂暑。食  
鬱及蕒。喻子仲文復曰。有客信信。有客宿宿。孟  
冬六日。汪子尊人用晦翁。懸弧之旬。浹六。汪子

將鞠。悉介。省壽。其可弗侑。余曰。侑哉。世之言。者壽者。必宗柱下史。柱下史有三寶。粵慈。粵儉。粵罔爲天下先。余昔每道歎。見厥土。兩絕幹嶺。知爲地脈。句已。空厥財賦。甲天下。白岳黃山。大氣磅礴。亮鍾好脩。粵靚用晦翁。疑疑首首粥粥侃侃。崑崙。君子人哉。山川祐哉。仲文復曰。載揚明明。翁世有德。事親克諧。乃考心川。旣富方穀。髦矣。而神明孔王。視履考祥。施於孫子。得全全

昌。若作垣墉。心川旣勤之。用晦惟其塗暨茨。棄觚積箸。式於陶朱。儉聽養虛。儉視養神。儉言養氣。儉取養節。儉與養惠。維儉克慈。廸若孳孳。厚乃施。積而克散。庸德於乃鄉閭。與人罔分爭。貧者貸之。不善者教順之。知若雄。守若雌。夫惟不先。故夸者躁者。亦莫克先之。柱下爲工。用晦惟其有之矣。余曰。允若茲。用晦惟其有之。仲秀是以似之。仲秀質有文。交久彌敬。鞠躬履方。重然

諾較然弗欺。慕長者若恐弗勝。所與遊罔非正人。若作垣墉。用晦惟其塗墍茨。仲秀望之。而仲秀有伯氏元秀。厥文賁如。又丹蘄之。汪氏之閭將益大。用晦卽不欲先人。福澤其後用晦哉。余宰茲婺。程于公儀休之介。于仲秀。歸弗能以玄纁承筐爲若翁壽。然茲邑舊有仙令稱。余將圖雲橫。繡繡湖。規雞鳴之旭。日蒼蒼。驅東山葛仙之石羊。庸佐仲秀升歌白華。下管南陔歡。翁平生樂山水。杖及江淮。履及漢湘。乃茲臥遊婺。翁當訢訢引觥怡顏哉。仲秀拜手曰。君子嘉告。我維用服。我肇來。則君子首鐸于民。曰。若維若干孝順父母。明訓。我時繹思。言歸我里。入門上堂。上壽樂康。俾我歛俗。蒸蒸成厥仁于婺。維君子錫類哉。喻子曰。熊子善頌哉。善汪子之事親養厥志。爰受簡。

上任告本縣城隍神祝文

人靈以江右儒生。伏蒙

皇帝聖恩。銓授今職。凜懷官守。祇奉民社。念茲  
土民俗淳質。士習端嚴。農務克勤。兵革無警。皆  
賴

上帝之垂仁陰。嗚。明神之錫庇顯佑也。人靈  
非才。幼習聖賢之訓。長受父師之教。矢志潔已。  
奉公。愛民。造士。不徇情面。無縱詭隨。植弱恤窮。



勦奸剔弊。誠恐智有所不周。惟神啓其衷。仁有所勿廣。惟神弘其力。務使六案風清。四鄉草偃。登民壽域。紹我家聲。斯不負上天與皇帝設官司牧之意。人霖實拜神休。至如雨暘時若。八蜡順成。官吏不敢爲蝨賊。郊野亦永息蜚蝗。惟明神實敷澤茲土。人霖尚有厚賴焉。尚饗。

修城告城隍廟祝文

維神受上天之命。保佑此邑。以容民育衆。人霖今奉

天子之命。來宰此邑。實賴神默牖之。此邑無城。至煩

天子慮。而造城則費無所出。且蕩析民居多。甚不忍也。人霖乃延邑之父老。議造城門七區。上爲敬樓。其費則人霖捐金矢。而鄉紳捐賜餘爲

倡百姓好義者咸助終事焉。今人霖一人之耳。自有有限。而吏與書手。又恐其侵漁。故詢問于衆。選用紳耆。如文明門則省祭李壽孫。耆民范英。陳吳常。湖清門經歷李洵仁。耆民陳陽春。楊有松。迎恩門主簿陳泰。耆民陳宗武。朝陽門經歷黃尚榜。巡簡黃尚惠。卿雲門義民樓士緯。黃尚倣。樓士栢。拱辰門典史葉宗茂。耆民葉思廉。金繼祖。通惠門典史金鳴珂。保正金世美。皆領銀董事者。事之克勤。銀之不侵。體上天與神之心。而忠

君保境。神必福之。若有侵欺公銀。懈怠公事者。神必告之於天。而加之顯禍。蓋此銀錙銖。皆百姓膏血。不得已而歛之。若諸人因而侵漁。是欺人以欺天也。罪莫大焉。惟神聰明正直。勤惰公私。神必知之。人霖無所知。風夜匪懈。與其用人而疑。曷若邀靈於神。俾人有

所警惕。而至公且勤。以遠於禍而趨於福乎。合境受神之賜。而神亦不負。上天簡命之意。且有以答。

天子爲神立廟。秩祀之禮也。謹率僚屬紳耆。全拜而禱。惟神鑒之。

### 三洞紀遊

出婺郡南門。迤西北行十里而遠。乃有小山起。伏。又十里則大山之支。斗入田間。有畝焉。水活活流。其自高而趨下者。喧若三峽之倒。水中巨石蒼黑質。有一石獸黃質。厥文絳白雜。若彭城花斑石。又行而上。田蟹螺盡處。石麓鏗鏗。中爲澗。循澗行十里而近。諸峰若行若立若坐。問之。蓋洞山之亞旅云。又三里而遠。卽洞山。若大匏。

之副其十二。中若堂而上穹。高可建五丈旗。廣可度以筵二十。石色蒼潤。其右方有鍾乳垂。若白龍盤雲間。雖乳也。歷日月久。堅甚。聞左方亦有乳。爲癩癖者取之。此所謂雙龍洞也。右方有石壁。平若榜。廣三尺。高六尺。余題之曰神界。蓋取淵明竒踪隱五百。一朝敞神界之句。澗水之源。出於洞內。洞若七星領之。屬於張索。廣三尺。而四壁皆純石。高深不過四尺。水流石上。時四

月十八日。先三日雨。余行及二十里。又微雨。以雨也。水滿可二尺許。呼土人舁小舟。若葉者。置洞口。土人先匍匐伏行水中。入以長繩繫舟之脊。從吏仰臥而先入。舟浮鼻及於石罅。稍取石鎮之。乃能入。而舟尾亦繫繩。每一人入。卽牽繩。更出舟。從者三人入。已金生漢鼎乃入。已舟出。卽水濡舟。土人曰。仰臥當閉目。不卽見石過鼻端。輒手支之。舟下墜卽濡背矣。余心識其言。從

者以一蓑爲席。余臥其上。閉目不動。及半而衣忽濡。急呼出。蓋余身重也。乃減石之半而臥。以襟覆鼻。微睇洞中凸處。石不及鼻者僅寸。洞口深可三丈。而凸處深九尺許。竟洞口。則水皆細流。石復平。內洞廣於外洞可三倍。而曲折勾已。不知其幾深。地石頗濕。余與金生相扶而行。秉炬炤之。石皆蒼色。而鍾乳白色。石孔屈曲巉削。如盆中崑石孔。但崑石之分寸。當洞石尋丈耳。余所行凡五洞。炬將盡。急出。每咳聲若撞萬石鐘。最奇者。有石自上屬而下。如注。而作其鱗之而。若渴龍飲海。鱗細如魴。色若白金。以炬遠近炤之。忽若珠。忽若黃金。忽若貝。其質堅若玉。非鍾乳比也。鱗甚密。而刻其稜。不似羊胃石之鋒鏦。其洞窾曲處。輒有奇石。光景奪目。若瑟瑟。若黝玉。石底皆滑而潔。維一二處稍有泥。石堅潤。可以跣行。不傷足。其氣亦清平。無霧無風。如秋

夜坐書室中。洞之右有石環而上。穹若覆鐘。坐其下。人聲亦作鐘聲矣。余爲之銘曰。守口如瓶。其如有容。以襲氣母。鼓鐘于宮。而所行四曲處。石壁平若榜。擬以董太史藏密二字顏之。出洞小飲。昇小甍五里而遠。陟山半之微。有洞曰講堂。視雙龍高敞過之。而幽秀不及。洞內作霧氣。不能久坐。急飲酒敬之。題其名曰與宅。復欲尋所爲朝真洞者。僕夫以天且暮。乘雨急歸。余謂金生曰。水洞觀止矣。如讀山海經考工記。奇嶮巖不可句。雙龍洞。如有與之。必有堂也。觀講堂洞。乃如讀史記後。復讀漢書。惜不遊朝真。亦所云何必見戴安道也。余前年從新嶺入婺源境。有洞不知其名。余默探之。外洞盤曲。乍幽乍明。可十丈餘。中垂乳如蓮華。又有石絡如藤蘿。如纓絡。石亦蒼潤。中一竅幽甚。以無炬不得入。聞土人云。長三里餘。或曰青龍洞也。去年乃遊齊

雲山。山甚奇秀。而岩洞石理。乃不及青龍洞之  
堅潤。士之抱奇才異能。而不見知于世。及見  
知矣。而道器淵峻。人莫測其底。第嘉嘆其行事  
之一二在人耳目間者。又豈可勝道哉。

### 鍾勝泉紀

涇之東十里爲山口鋪。又東里許。官道傍山之  
麓。藤竹蒙蔚。山下有勺泉。廣僅二尺許。竹刺籐  
稍覆翳其上。余偶過。見一童子提壺。汲其中。詢  
之。曰。此甘泉也。余停車嘗之。良然。曾汲金山慧  
山矣。金山泉淡。微作土味。慧泉淡而甘。無土味。  
茲泉也。甘饒於淡。其德之醇乎。殆近醴泉也。近  
在官道之旁。千載莫賞。彼士之高才豐學。而隱

於深山窮谷者。又曷可盡紀乎。邑宰泐西鍾侯  
梅臣。予同年友也。道器冲茂。經術淵弘。愛民修  
政。醇德沁人。余未入邑境。遠已聞望。比入而絃  
誥盈耳。倘所謂上善若水哉。茲泉久不表見。而  
今日余偶獲於童子之汲。即云甘泉爲賢宰出  
可也。因字之曰鍾勝之泉。而系之以詩。皆崇禎  
戊寅清明。

繡津橋紀

假山花鳥俱湖中洲渚名

距邑門西百五十步而有湖。湖廣袤。記里鼓也。  
九。其奇度以筵三十。草木如繡。是曰繡湖。水天  
一色。疑登碧玉之堂。心目平收。似入瓊華之室。  
烟霏歛散。鷗鷺去來。櫺星旦起。天作泮宮。遲日  
晴浮。煦臨比屋。荷渠漾水。芳牽游子之襟。楊柳  
蘸烟。黛拂春人之帶。假山匪木。勝槩因濟壑以  
增成。真島呼花。麗樵迥隔波而踈峙。越舸桂楫。



扣舷五月六月涼。蕭寺鐘樓入室千峯萬峯小。  
迎風賡牧笛。客從畫裏敲詩。醉月屬匏尊。人在  
水壺勸酒。斯能令夢且同趣。醒不嫌狂者矣。余  
幼從大人杖屨之遊。夙慕夫子仁知之樂。而一  
行作吏。瞿瞿蹶蹶。簿書少暇。屐齒用稀。每朔望  
肅謁文廟。於斯湖也。顧而樂之。入夏雨行。職  
思治滄。爰躬勸畚鍤。清彼泉流。復爲尋厥津滙。  
鍵以石梁。相民斯豬洩攸宜。毓秀則文明以止。  
負戴者西東。樵牧兮早暮。佳麗應接不暇。烟光  
剗處逢迎。人與同熙。敢曰濟溱之惠。天鍾異美。  
其云漑鄴之勤。思樂勝遊。載章肇事。肯崇禎巳  
卯夏五也。

重修進賢門純陽觀募緣疏

道德之言千者五。派衍玄門。長生之徒十有三。  
教傳碧洞。有唐純陽呂君。受訣雲房。超形霞界。  
躬遊汨鄂。間過豫章。維茲劔佩煙霞。髣髴衣冠。  
雲氣樹垂紫實。壇胷青蘿。松桷近松陽之門。桂  
觀倚桂連之麓矣。顧桑田滄海。代有推遷。道舍  
塗茨。誰修廢墜。雕梁畫棟。風雨剝雲室之暉。聖  
壁丹垣。苔蘚蝕虛堂之彩。仙幢委蔓草。傷哉禾

秦秋風神劍。沒塵沙。惜矣猱猿冬夜。在昔之名  
公學士。既能闢一宅以翺新基。迄今之高賢大  
良。可無合衆力而修舊址。欲廣神仙之府。必美  
矣。輪將崇清淨之窩。務鳩匠石。庶鼎存金虎。跨  
重來。袖有青蛇。踏玄龜而再下。杞可棟  
梓可意。不日成之。鬼爲輸。神爲運。在此舉也。余  
敬存枌社。庇仰蓬瀛。功德無涯。謹題疏于羽衆  
靈修有托。敬屬望於羣公。

